

文藝小說

愛過

姬小苔著



文藝小說

愛過

姬小苔

繁榮出版社

文藝小說

書名：愛過

作者：姬小苔

出版人：黃柏齡

封面設計：河馬

出版公司：繁榮出版社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尖沙咀寶勒巷二至

四號金帝行十四字樓A座

電話：七二二〇三七二

總代理：繁榮出版社有限公司

電話：三六九二六八七

印刷：藝聯印刷廠

電話：七五四七八四一

出版日期：一九九〇年五月初版

定價：每冊港幣二十五元

出版書號：FIB 09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目錄

■愛過

11

■抓住我，太陽

118

■沙眼

168

夢幻與哀愁——我讀「愛過」

黃凡

「愛過」是一篇夢幻的、哀愁的感覺派小說。

這類作品在「寫實主義」當今的臺灣文壇甚為少見，也因此，它的出現，十分令人欣喜。

七〇年代，在熱衷女性主義的小說家李昂、廖輝英、蕭颯等人的努力下，確實替臺灣文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，惟進入八〇年代後，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，一些年輕的女作家開始更大膽地面對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。所謂大膽，是指她們不再去鑽進那個難以全面理解的新社會的牛角尖，她們技巧地從某個不顯眼的角度切入那個有如蛛網般的結構，大主題不再是她們關懷的對象，如女性角色的轉換、傳統社會對女性的不公等等。捕捉這個瞬息萬變環境的感覺才是她們最感興趣的地方。如蔡秀女在〈乾燥的七月〉中，故意以一個受驚嚇的小女孩眼光去理解地方政客世家的浮沈變遷。馮青在〈穿越公園〉中刻意誇大的藝術家偏見。葉姿麟在〈都

市的雲》中表現的虛張聲勢的都市活力，簡嫻在《月娘照眠床》中美化了的鄉土感。以及《愛過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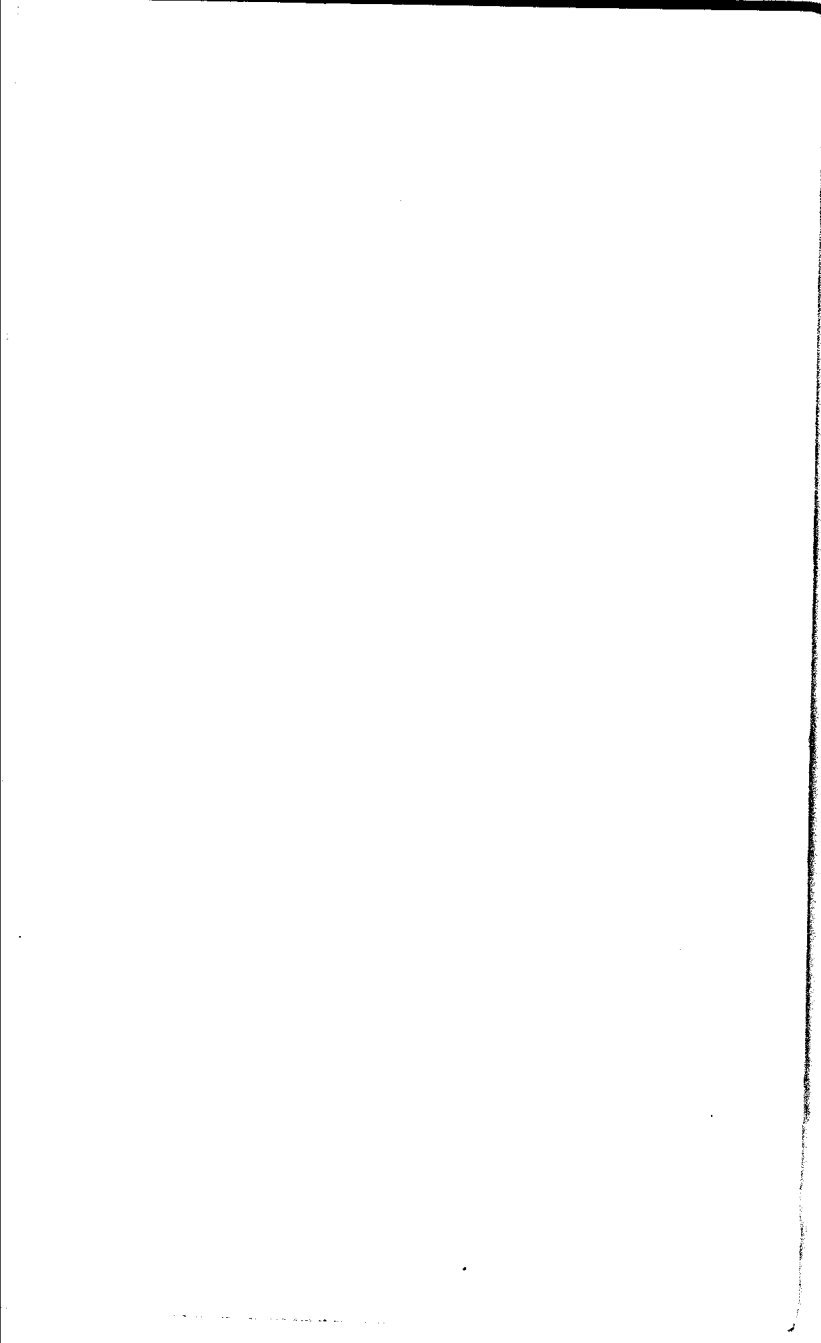
《愛過》的背後沒有躲著一個「偉大的人生觀」，也許有讀者或批評家會試圖去尋找這樣的人生觀，但這麼做卻正成了愛過嘲諷對象的主題。「虛無主義者」一點也不虛無。同理，《愛過》中的馬雅從來就不曾去認真追求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反之，她以一種極端厭煩的態度去感覺（純粹感覺而非詮釋），她自認沒什麼大不了的一生。

不斷出現的即興式回憶片段，看似雜亂無章，其實用意極為明顯，馬雅也想從亂七八糟的記憶中，整理出一點頭緒，但某種天生的倦怠症，使她不自覺地將嚴肅的反省變成了殺時間的遊戲，甚至服下的一整瓶安眠藥也是假的。

這樣的遊戲在「存在主義」的作品中出現過。但作者顯然意不在闡明一個哲學命題。《愛過》的最大作用只是在剝開某個特殊人物的表相，看看裏面到底有什麼，但也僅止於看看而已，並不作任何深入的分析、探討。

後現代社會被大量誇張的表相意義，正是《愛過》所要標榜的。

夢幻與哀愁怎能作為人生的所有意義？〈愛過〉要反問的是，怎麼不能？這是一篇值得去「感覺」的作品。



努力去做一名作家（自序）

姬小苔

有人問我：怎麼可能變成作家？

這個問題，本身就有意思，尤其是「變」字。

我總是回答：我不知道。

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所謂的「家」，也真的不會變。

我對這個問題的結論是——很多事情不是你事先可以決定，而是不知不覺中完成的，就如同榮譽、成敗、生命、死亡……等等一樣無法預期。

只能去做，做完了便是結束，然後是另一個開始。

每一個開始與結束，都是好的。但好與不好，並不怎麼重要。

我也不知道，為什麼除了文學之外，做別的工作總是不順利。

我開過陶瓷工廠，做過景觀工程的設計師，也編過電影類的雜誌，工作本身都很好、很順利。不順利的是心情，我總找不到我需要的，或我關心的。

我關心我的工作，但工作不能滿足我的關心。

我的靈魂發出各種噪音，只有選擇離去。

這樣說來，似乎很奇怪。但總之，寫作比較適合我，因為它艱苦，不論有沒有理想，一旦面對稿紙時，它就需要創造。任何價值的創造，並沒有捷徑（即使遵循的是某種文學公式）。

我試過各種的寫法：詩、散文、報導文學、童話、短篇小說、中篇、長篇，甚至於專欄及劇本。

我最後選擇小說，不完全是經濟上的問題，重要的是，它能表達。
表達我的創造。

從容的或是急切的表達與創造。

創造一旦被表達出來，會有兩種危險。第一項是在表達過程中遭到變形，或創造過程中遭到扭曲，受到影響（關於這一點需專文討論，在此贅言徒增讀者迷惑），第二項的危險是太容易讓讀者窺看到讀者的內心、思想方式、情感等隱私。

小說的內容基本上是虛構的，但至今尚無一名作者能完全的說謊。

讀者窺探作者，即使是一種誤解，也是窺探。一百個讀者便有一百種不同的領會，作者自己回頭看，心情也會不同。

作者寫的是別人的故事，但通常赤裸裸地潛藏其中，讀者稍具慧眼，便看得得到一個多面體（如果他夠聰明又有幸看到一本好書。但當他瞧到這個多面體，便也得承擔作者所交卸的重負，想用脫並非易事）。

小說的難寫，不在於故事與情節，故事是虛構的，情節是推理的，架構是有脈絡可尋的，就算是描寫活生生的人物也不難，在我們四周走動的都不是死人，只須勤於觀察，便可以寫生。

難的是賦予它形而上的意義。這是創造中的創造。

我喜歡有見識的作家，他們的作品有社教意義，擔負某種教育部、社教司達不到的功能，好的作品對整個國家都有益；但我對文學的藝術性更有興趣，那是另一種尋找，尋找靈魂中更深刻、更不為人知的東西，或者只是尋找自己的靈魂。

我也愈來愈相信才氣和創意是與生俱來的。

努力當然重要，但作家與一般的行業不同，九十九分努力加一分才氣，並不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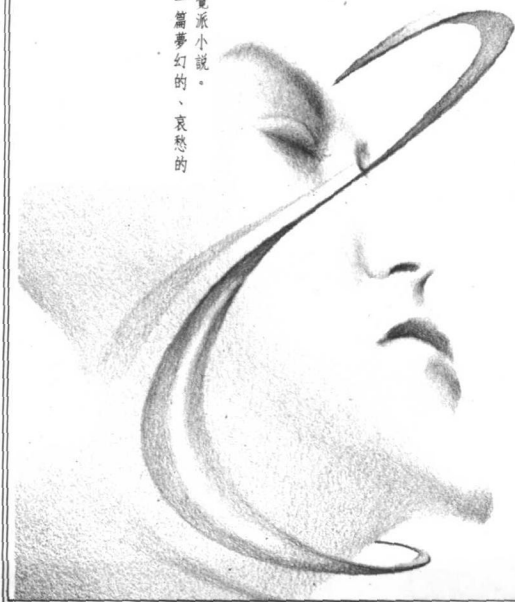
造就偉大的作家（也不能造就愛廸生），一個有才氣的人被驅使走向文學之路，基本上來說，並不妙，即使在現今報業如此發達，每年的副刊都刊登數千甚至數萬作品，但一個因時運不濟的作家很可能潦倒終生（此處所謂的時運不濟包括被退稿、作品被否定，被迫寫些自己不愛的作品，或是失去成長機會便被扼殺，連個可供證明的機會都沒有，再或是因意識型態不同而被圍剿……等等可悲的命運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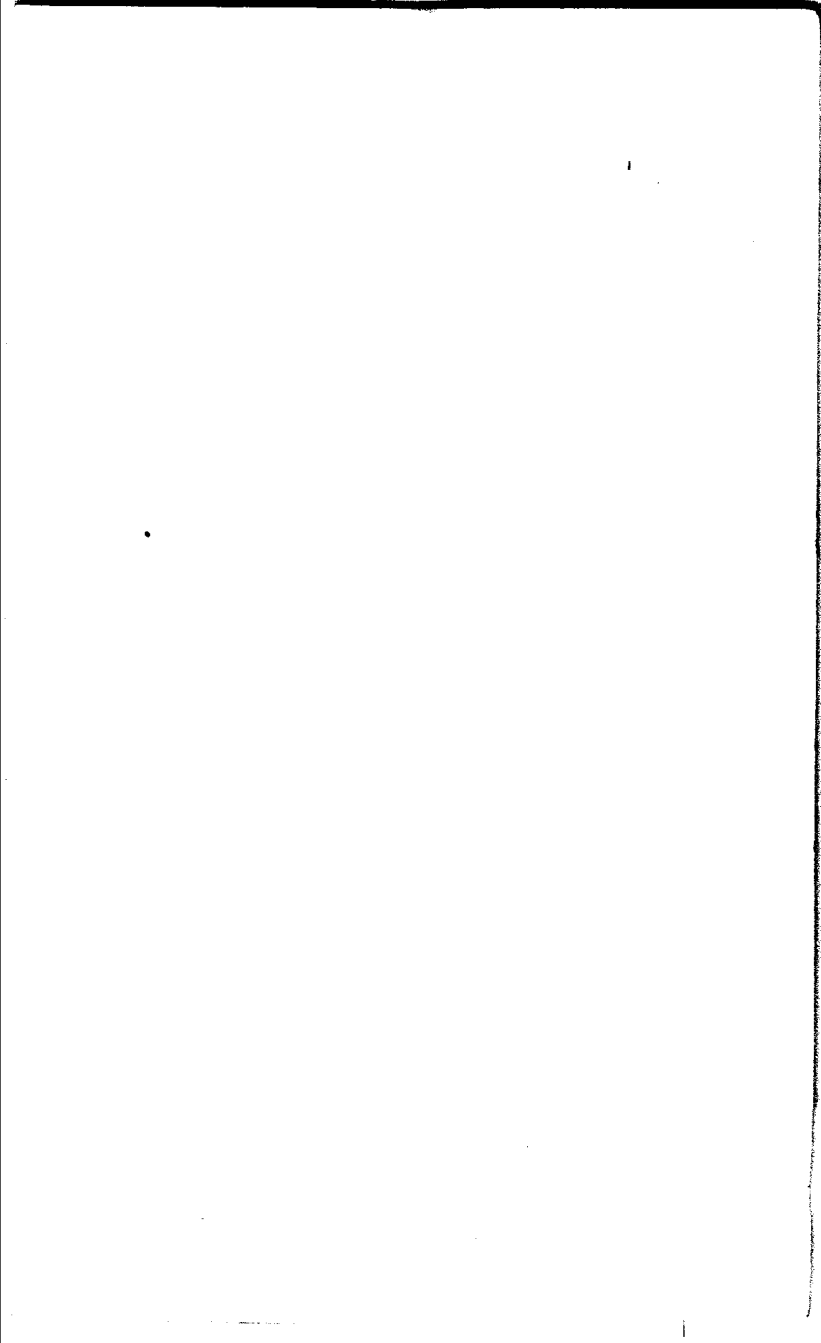
有如此多好的理由，壞的理由，我還是不明白為何有那麼多人在寫、要寫、試著寫，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斷寫。

也許，純粹以文學觀點來看，努力去做一名作者，本身便是一樁有趣的事。

愛過

黃凡：感覺派小說。
：是一篇夢幻的、哀愁的





愛過

今後之事，非吾輩所能得知。

1 房間

我躺在床上，以一種煩倦得無可理喻的姿態緊貼著牆，左手指勾住牆上一根釘子，這根釘子低得奇怪，沒有人會想把衣服或任何東西掛在上面，也許是前一任房客惡作劇，也許跟我一樣，總是喜歡把自己勾在什麼地方。

前一陣子我在釘子上掛過一面小圓鏡，後來發現，鏡中人總是趁我睡著時對我齟牙裂嘴，甚至想吞食我（有回幾乎得逞），我不能爲了提防它耽誤正事，便把鏡子丟了，後來我就沒有鏡子。

這根釘子——又尖又利又冷的釘子，就像牙齒，我的牙齒能咬斷任何可以吃的

東西，包括蟹腳和冰塊，夏天我以嚼冰塊過日子。

甜的冰塊、鹹的冰塊、酸的冰塊、辣的冰塊、活的冰塊、死的冰塊。

那些又冰又冷又晶瑩的東西。

沒什麼比冰塊更純淨的了，它幫助我對付這個混沌、骯髒的世界。

我瞪著空洞空洞的房間，知道自己快死了快死了。被羅丹偷了原創力，肉身又遭拒絕的克勞岱在毀滅時，也是這種感覺吧！但我相信她一定不明白，無論用何種方式毀滅，總還是要再回來的。

就在讀克勞岱不幸的傳記前，我在書店無意中翻到一本占星術，順著誕生日去找，發現自己的星辰全在水平之下，這表示我有極其古老的靈魂，這使得我震驚甚至難過——

我來了這麼多次，做什麼？難道我眷戀這裏？這是真的嗎？

難道就像我一聽再聽百聽不厭的那首歌——「上帝朝我的靈魂吐口水，在我的屁眼裏，某些東西已死光。」

那種煩倦得要死的感覺又來了，我呻吟了一聲。